

## 天涯诗海

## 海南画卷

(组诗)

■ 王双发

## 海南穿着七月的阳光

海南穿着七月的阳光  
像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  
一位路过的诗人  
从身边经过,一阵欣喜  
对着这些片刻的瞬间发呆  
我在辨别黄昏的一缕阳光  
夕阳,起伏的波纹  
犹如调皮的顽童  
留下满目流火

月亮在上  
撒满细碎的银光  
她的触须伸出绵绵的银丝  
今夜有序或无序的新旧叠加  
此刻,我想起海南  
以及它的前世今生  
今夜,我要收藏自己的笑容  
将思绪撒向奥妙无穷的天宇

## 椰子盛开的花朵

在天涯  
大海卷起层层巨浪  
我透过那一缕阳光  
一粒闪光的贝壳  
收藏着海滩的元备  
一排排椰子树  
筑起坚固围墙

椰子盛开的花朵  
把三亚、海口甚至整个海南  
变成了一幅画卷  
把溜走的年华  
悠远地思索成你的发丝  
用语言熏陶抒情花朵  
那对高高的椰子树  
在我抵达天涯时戛然而止

蓝天与白云  
沙滩与海面  
有时像燃烧的火焰  
瞬间又逃之夭夭  
我徜徉在海南的怀抱里  
和椰子亲密拥抱

多情的海水,灵性的椰子  
在天然的氧吧中等候  
我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 
把我的双手变成两片飘扬的翅膀  
在你行走海南的每一个夜晚  
为你护航和守候

## 黄果树瀑布的白虹

■ 邓文健

那是天河漏了的酒,  
还是你不要的琴弦?  
我站定了,在这黔南的谷口。  
听你,不,听我自己  
灵魂的惊雷。  
水沫潮湿我的前额,  
你的吻很凉,  
凉得像我那回在六盘水的月梦。  
我不问你从哪儿来,也不问去,  
我只想化入你那匹最急的白练。  
不是堕落,是飞,  
是挣脱了尘网的飞!  
看那彩虹,  
在你水雾的腋下悄悄升起,  
像一句没说完的誓言,  
七彩而又迷离。  
这满谷的轰鸣,  
是我的,是你的  
是我们不肯沉默的,  
一往无前的情话。



绿荫深处。蒙海龙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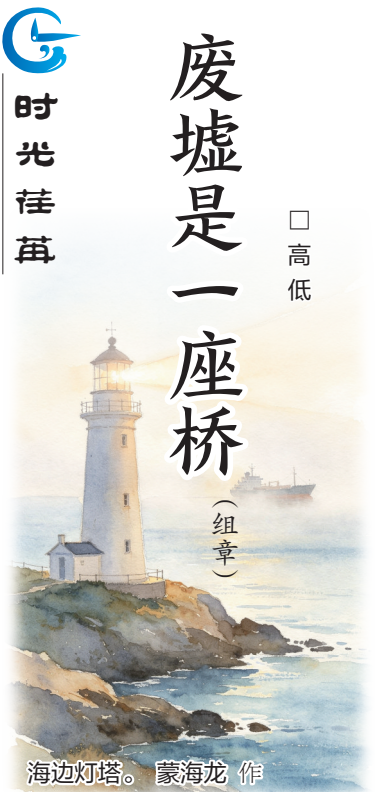
空濛的原野深处,一道闪电的亮光倏然划过,于是花针般的细雨,伴着杨柳风连绵而下;于是嫩绿苍翠的麦苗,开始努力地向上拔节;在这氤氲着诗情画意的背景里,一位中年汉子,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左手牵着牛绳,右手高举牛鞭,正在田间辛勤地耕耘……这是一次我参观画展时,无意中见到的一幅画作。

画家别具匠心,用画笔和多彩的颜料,把真实的农耕生活,再现到了两尺见方的宣纸之上。在这幅画作中,尽管蓑衣仅仅只有寥寥的几笔,却吸引着我长久地驻足凝视,毕竟这不起眼农家物什在乡间再也难觅了,毕竟在这蓑衣的身上还维系着我的家园情结与故土情怀。

有关蓑衣的点滴记忆,拨弄着我心灵深处的那根情弦,让我为之怀念,为之流连,为之眷念。

我的故乡并不位于真正意义上的江南,但是其地形特征与气候条件都与江南极其相似,这就决定了蓑衣与斗笠、草鞋等将融为一体,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,成为雨季里的主角。

事实上,与蓑衣最有感情的要数农夫村妇了,因为“两足高田白,披蓑半夜耕。人牛力俱尽,东方殊未明”的场景,在那个农耕为主的年代并非个例。可是农时不等人呀,即使风雨交加,即使电闪雷鸣,也得“秋干旗下一春忙”“才了蚕桑又插田”,故而这简朴实用的老式雨具,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便有了用武之地。特别是在乍暖还



海边灯塔。蒙海龙 作

## 废墟是一座桥

(组章)

□ 高低

## 石头的低语

青苔攀爬的断壁,是石头在讲述另一条河流。  
风从拱门的豁口穿过,带走一千种回音,留下一种。  
那曾是门扉开合的地方,如今阳光斜切而入,将阴影拉长,又慢慢收回。  
散落的瓦砾下,藏着时间的压痕,像一封未写完的信,被雨水润湿,又被尘土掩埋。  
石头记得每一双脚的重量,却忘记了方向。  
我们站在这里,听见的不是坍塌,而是抵达。

## 光的遗址

正午,光柱如钟杵,敲击着残破的窗棂。  
尘埃在光里起舞,缓慢,盛大,像一场无人见证的庆典。  
这里曾是光的容器,如今是光的遗址。

光线在断裂的横梁上折断,又在铺满碎瓷的地面聚合,形成新的、不规则的几何。

明与暗的边界,如此锋利,又如此温柔。

废墟不拒绝任何一束光,它以自身的空,盛满了所有可能的光明。  
我们看见的,不是缺失,而是满溢。

## 根须的航图

裂缝深处,有更深的航行。  
野榆的根须沿着墙体的血脉下行,探索着砖石内部的航道。  
它们绕过铁钉的暗礁,在石灰的沙洲上分叉,最终抵达地基之下的、柔软的黑暗。  
这是另一种构筑,缓慢,坚定,不问目的。  
根须的每一次延伸,都在绘制一幅倒置的地图,标记着水,矿藏与沉默。  
废墟之上,枝叶招摇;废墟之下,

## 百家笔会

## 一蓑烟雨任平生

□ 钱续坤

晶莹的水珠凝聚在棕色的蓑衣之上,有如闪着光泽的细密水银在聚集,在滚动,在交汇,然后形成豆大的一滴,“吧嗒”一声掉在已经耘好的稻田之中,那溅起的水花荡起微微的涟漪,与那摇曳着绿色身姿的秧苗,构成韵味十足的春忙表情。

寒的插秧时节,身背蓑衣在田间来回穿梭,既清爽,又御寒。

人站起来行走,那蓑衣就像是一面稳稳行进的帆帆;人俯下身劳作,那蓑衣仿佛一只张开双翼的大鸟。晶莹的水珠凝聚在棕色的蓑衣之上,有如闪着光泽的细密水银在聚集,在滚动,在交汇,然后形成豆大的一滴,“吧嗒”一声掉在已经耘好的稻田之中,那溅起的水花荡起微微的涟漪,与那摇曳着绿色身姿的秧苗,构成韵味十足的春忙表情。一旦天晴或者身子乏了,还可随手将蓑衣铺在地上,或坐或躺,歇息一番,那种清爽舒适的感觉,或许比“归来饭饱黄昏后,不脱蓑衣卧月明”还要惬意几分,同时也不失为阡陌田野上一道悠闲自得的别样风景。

“牛得自由骑,春风细雨飞。青山青草里,一笛一蓑衣。”穿着蓑衣在风雨中出没的,还有怡然自得的牧童。这牧童可不是杜牧诗中“遥指杏花村

航图静默生长。

我们所谓的倾颓,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扎根。

## 鸟鸣的刻度

黄昏,归巢的雨燕用鸣叫丈量穹顶的高度。  
鸣声在空荡的厅堂里碰撞,反弹,形成细密的刻度。  
每一个音高,都对应着一处消失的榫卯;每一次婉转,都填补着一片剥落的彩绘。  
鸟是废墟的钟表匠,用瞬息的声音,修复着永恒的结构。  
当最后一声啁啾融入暮色,完整的寂静便降临了。  
那寂静并非虚无,而是被声音校准过的、更为精密的容器,盛放着未说出的对白,与未完成的眺望。

## 影子的契约

月光为废墟签署了另一份契约。  
白昼里坚硬的轮廓,此刻被夜色溶解,流淌成墨色的河。  
影子从墙角蔓生,爬上阶梯,在平台的边缘驻足,然后纵身一跃——落进更深的影子里。  
这是影子的国度,它们接管了所有被日光遗弃的细节,进行着秘密的重建。  
你看见那摇曳的轮廓了吗?那不是风动,是影子在履行契约,用自身的虚空,充实另一个维度的实。  
在此刻,失去形体的,获得了真正的形态。

## 雾的考古学

晨雾是最后的考古学家。  
它带着绒白的刷子,轻轻扫过每一道刻痕,每一片残骸。  
在雾的覆盖下,尖锐的断裂处变得圆润,生硬的界限开始交融。  
昨日与明日,在此刻失去了序列,像两股雾,温柔地缠绕。  
雾不挖掘,它覆盖;不考证,它弥合。  
当雾散去,废墟并未变得更加清晰,反而获得了某种暧昧的完整性——  
它不再是一个答案,而是一个持续氤氲的提问,悬在天地之间。

## 桥

我们终于看见,废墟是一座桥。  
它的一端,锚定在确凿的“曾是”里;另一端,伸向摇曳的“或是”中。  
我们踏上的,并非残骸,而是渡口。  
石头的低语是墩台,光的遗址是桥面,根须的航图是暗涌,鸟鸣的刻度是栏杆,影子的契约是缆索,雾的考古学,是笼罩一切的水汽与光晕。  
每一步,都在离开;每一步,都在抵达。  
站在桥中央,风从所有年代吹来,又向所有方向散去。  
我们在此处停留,不是为了凭吊消逝,而是为了确认——连接从未中断。  
消逝本身,即是那最为坚韧的索链,将“无”与“有”,将“逝去”与“未来”,静静串联。

## 闲庭信步

## 雪山会告诉你答案

□ 刘云燕

去往青海德令哈,这座西北小城因海子的诗篇家喻户晓,又因热播剧《生命树》走入更多人的视野。剧中一句台词,长久留在我心底:雪山会告诉你答案。  
未曾亲身踏足这片戈壁,永远读不透海子笔下藏不住的孤寂。苍茫荒漠是此地永恒底色,车子穿行在无垠荒原,天地辽阔,风裹着清冽的凉意扑面而来,心底漫开一层淡淡的孤清,恰好契合《日记》里独属于戈壁的怅惘。“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,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。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,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……”

车行荒漠近一个小时,司机师傅说,戈壁深处真的生长着一棵生命树。我望见它矗立旷野,我辨不出树种,只看见粗壮虬结的老根深深扎进贫瘠沙土,叶片是浓郁静神的墨绿,生机蓬勃。它独自挺立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之上,像一名沉默坚守的哨兵,于空旷蓝天下卓然独立,把鲜活生命力,尽数绽放在荒芜之中。

返程途经德令哈农场,几代拓荒人扎根戈壁,在此耕耘半生,如今田间随处可见现代化农机,农人埋头劳作,安静耕耘土地。我顿悟:若孤树是荒原独有的坚韧,那一代代留守开垦的人,何尝不是散落在戈壁、向阳生长的“生命树”?如今街道整洁的德令哈,不是凭空而来的美好,是无数人前赴后继、负重耕耘换来的安宁。世人所见的岁月静好,是有人在背后长久坚守。

西行途中,我绕道兰州去往苦水丹霞。七彩丹霞层叠绵延,如同天地



雨中的老翁

蒙海龙 作

蓑衣大多由棕树上的包皮缝制而成,棕皮一般呈金黄色,用久了则会变成棕黑色或黑褐色。

我想最好的解释可能是:当时蓑衣和斗笠一样,所需原材料都是新鲜的竹叶,如此新做的蓑衣自然是绿色的。否则,北宋大家苏东坡怎么说:“自庇一身青箬笠,相随处处绿蓑衣”;元朝诗人蔡松年亦吟:“我有一峰明秀,尚恋三升春酒,辜负绿蓑衣”呢?倒是“独钓寒江雪”的柳宗元,其身上的蓑衣经过日晒雨淋,风吹雨打,早已变了颜色,与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背景交相辉映,将无限的禅机融入了空荡和苍茫之中……

一蓑烟雨,一畦耕景。我很庆幸自己在这幅画作面前,还能从记忆的长河中打捞一些美的记忆,还能在蓑衣的古典意象里获得一些美的享受。此时的蓑衣,已经张开了虚玄的羽翼,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永远那么楚楚动人,永远那么洒脱飘逸……

打翻的调色盘,壮丽夺目,令人叹服自然造物之美。可真正震撼我的,是漫山遍野的苦水玫瑰。

年少时总以为玫瑰是世间最美的花,待亲手栽种后,又心生偏见:美艳却满身尖刺,少了几分柔和。直到置身西北玫瑰田,才真正读懂苦水玫瑰的风骨。它扎根贫瘠黄土,常年抵御戈壁烈风,在茫茫高原热烈盛放;不止观赏,还可制精油,花瓣还能制茶、熬酱、入点心,当地的玫瑰饼、三泡台、玫瑰酸奶,都藏着它绵长温润的暗香。

高原厚土孕育出别样繁花。一簇苦水玫瑰,推翻了我多年片面的认知。玫瑰从不是温室里柔弱娇贵的花木,它耐贫瘠、抗风沙,肆意绽放,温柔之下自有保护自我的锋芒。我自省:从小到大,我总习惯给万事万物贴上标签,识人观物,常陷入非黑即白的狭隘认知,用单一标准,困住世间复杂百态。

可人间万事,皆如这戈壁玫瑰。既有盛放时温柔动人的繁花,亦有自保时凌厉坚硬的尖刺;有向阳舒展的荣光,亦有扎根荒芜的隐忍坚韧。万物皆有两面,世人各有百态。未经岁月沉淀,便草率评判、主观定义,终究是浅薄的偏见。

一路西行,看戈壁孤树、拓荒农人、风沙玫瑰,再仰望远处静默绵延的雪山,心中豁然开朗。多读书,多行路,多自省,山河自会赠予我们世间真谛。

雪山沉默矗立千年,它会把行走途中所有感悟、所有答案,一一说给赶路的人听。

## 亲情家事

## 漏风的小棉袄

□ 蒋道龙

“女儿专属‘记仇本’火了。”山东一位宝妈,无意间翻到了7岁女儿的专属“记仇本”,孩子一笔笔记下了有关爸妈的“恩怨”,爸妈看后瞬间被气笑了。近日这条新闻冲上热搜。

而我当日也正在翻箱倒柜找一份合同。合同没找到,倒是在书柜,翻出一个小时候的笔记本——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大字:“仇人本”。我愣住了。原来,我也有一本“记仇本”。

翻开泛黄的纸页,铅笔字已经模糊,但还能辨认出来。

“3月5日,妈妈把我的漫画书送给表弟了,她说我‘长大了别看这些’。我还没看完呢。记上。”

世界上大概有两种人,一种是随手扔掉塑料袋,另一种把塑料袋团一团,然后塞进一个更大的塑料袋里。我曾经坚定地要做前者,直到有一天瞥见了厨房冰箱和橱柜夹缝里的那个东西。

那是一个灰白色的、肚皮滚圆的庞然大物。它窝在那里,悄悄长胖。买东西带回来的塑料袋,只要看起来还不错,我的手就不受控制把袋子团成一团塞进那个大家伙里。日积月累,它已经被撑得快要炸开了。趁着休息,我决定痛下杀手,清理门户。

我揪住它的提手,使劲儿把它拉出来倒在地上,这简直是我这半年的个人消费流水账。红色的薄膜袋,是市场里买菜带回来的;透明的小袋子,是买面包带回来的,上边还印着Logo,里头还散着面包的味道;还有些被折成一坨正在努力伸展的外卖袋,以及印着某家商场标志的袋子……

看着这一地狼藉,我突然想起了我妈。我妈是塑料袋的“忠实囤积者”,门后面也挂着一只庞然大物,每次回去我总要嘲笑她什么破烂都攒,还扬言我的厨房才不会放这种东西。

可是,当我拿起一个外卖袋准备把它扔进垃圾桶时,我愣住了。这袋子质量实在太好了,质地厚实,提手宽大,用力拽一下,竟然没有变形。“这袋子防水,可以拿来装厨余垃圾,扔了怪可惜的。”

紧接着,我又看到了一个底座方正的牛皮纸复古塑料袋,“这个可以装两双旧鞋”;还有一个又大又深的超市购物袋,“万一哪天出门装些零碎呢?”那一刻,我突然悲哀又好笑地发现:没救了,这大概是刻在血液里的“传承”。这不是穷,也不是抠,而是一种笨拙的安全感。我们骨子里流传着祖辈留下来的“总有一天用得上”的执念,哪怕它一年也未必派上一次用场。我们留下的,其实只是对未知生活的一点微小指望。

我叹了口气,放弃了抵抗。刚刚倒出来的一座小山,有一小半又被我原封不动地捡了回来。我熟练地把它团成一个个皱巴巴的球,塞进一个透明的袋子里。十分钟后,那个肚皮滚圆的“怪物”复活了,我把它重新推回冰箱和橱柜的夹缝里。厨房里又恢复了那种熟悉的、粗糙的和谐。

算了,随它去吧,毕竟明天去买菜,还得再带一个回来。

正因为在意,她随口一句“你看看人家”,我能记仇三天;她忘了答应我的事,我能气一个星期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,上面写着:“今天妈妈给我做了红烧排骨,好吃。暂时划掉三条。”孩子的爱恨,就是这么简单直接。一根排骨就能“消仇”,一颗糖果就能“和解”。

现在仔细想想,孩子的“记仇本”里,记的根本不是“仇”。每一笔“账”,背后都是一个孩子没有说出口的小小想法和心愿。

所以,与其说那是“记仇本”,不如说那是“求爱本”。新闻里那个小女孩,想必也是如此。网友们笑称“小棉袄漏风了”,可我倒觉得,这恰恰是小棉袄最真实的样子——会漏风,才透气;有情绪,才鲜活。她一笔一画写下“我没惹”,其实是在说:“请你们看到我的存在。”

那本“记仇本”,是孩子一颗热腾腾的心,也是孩子满满的期待。